

◎西方文化大众精品书系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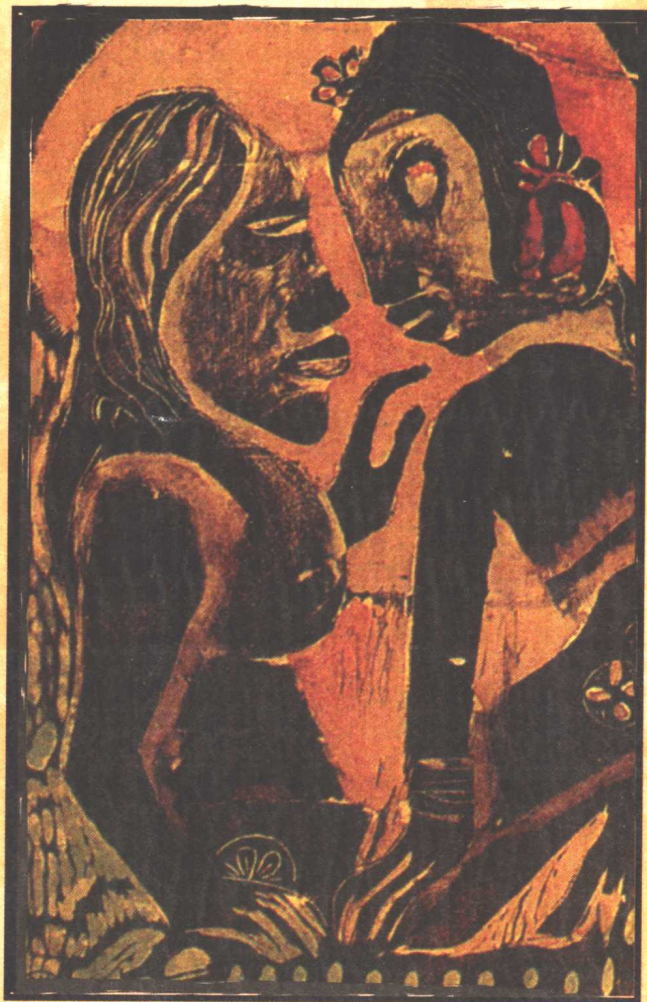
Noa-Noa

诺阿·诺阿

——芳香的土地

[法] 保罗·高更 著 郭安定 译

画家高更在塔希提岛的土著生活



Paul Gauguin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◎西方文化大众精品书系◎

A-NOA 诺阿·诺阿

——芳香的土地

[法] 保罗·高更 著 郭安定 译

画家高更在塔希提岛的土著生活



Paul Gauguin

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诺阿·诺阿:芳香的土地/[法]高更著;郭安定译.

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4

(朗朗书房·西方文化大众精品书系)

ISBN 7-300-05593-1/J·147

I. 诺…

II. ①高…②郭…

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法国—近代

IV. I565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55095 号



西方文化大众精品书系

诺阿·诺阿——芳香的土地

[法]保罗·高更 著

郭安定 译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

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010-62511242(总编室)

010-62511239(出版部)

010-82501766(邮购部)

010-62514148(门市部)

网 址 <http://www.crup.com.cn>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深圳森广源(印刷)有限公司

开 本 965×1270 毫米 1/32

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张 4.125

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42 000
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中译文序

保罗·高更的绘画，在我国已有不少介绍，复制品也随处可见，是不算陌生的。然而，他写的书《诺阿·诺阿——芳香的土地》，一直没有译成中文，长久以来为读书界所悬望。现在好了，中译本就可以送到诸位面前。译文忠实而流畅，读来使人误以为高更能操一口地道的汉语，在向人们娓娓讲述他在塔希提岛的经历。他的故事，对一般读者，是极有趣的；对从事艺术创作的人，恐怕还颇不乏发人深省之处。

高更从事绘画之前，在巴黎一家交易所有一个很好的位置。但是，出于对艺术的热爱，他抛弃了职业与家庭，一心作画。对文明社会的虚伪、丑恶，他越来越无法忍受。他三赴布列塔尼地区风景优美而富于野趣的阿旺桥；在那里，他的艺术成熟了，有了自己的面貌。后来，他两度到塔希提岛：第一次是1891年到1893年。《诺阿·诺阿——芳香的土地》记述的，便是这两年的生活；第二次是1895年到1903年。1903年5月8日，他死在当地侯爵夫人岛的阿图阿纳。

高更和凡·高一样，为文明社会所不容。他热烈地爱着塔希提这片芳香的土地，并不是有钱、有闲者对异国情调的猎奇。他到那里，是为了追求真、善、美。塔希提的土地和人，滋养了高更的艺术，使它大放异彩，也完全没有辜负高更的深情。

高更的文字著作，还有《现代精神与天主教》和《古往今来》，都写于他重返塔希提岛的最后岁月，谈论他本人的作品与生活。

在艺术上有所创新，很不易。高更大胆创新了。读了《诺阿·诺阿——芳香的土地》，我们就会更了解他。他说得多么好：

“为什么还不赶快把代表太阳喜悦的金色倾倒在画布上？——不屑于此！那是欧罗巴的陈规陋习！是堕落了的民族在表现上的羞怯！”

啸 声

目 录

中译文序	1
一	1
二	27
三	45
四	69
五	105
六	115
图版目录	117



【一】

“告诉我，
您都看到些什么？”

——波德莱尔（《旅行》）

六月八日，夜色浓重。今天是这次航行的第六十三天。啊，对我来说，这是焦躁等待的六十三天，是对渴望抵达的陆地没完没了地遐想的六十三天。突然，前方出现了亮光。亮光看上去奇形怪状，在海面上蛇行蜿蜒。顷刻间，一个圆锥形的物体突兀耸立，底部曲折交错。像是镶上了花边。

船继续前行。绕过莫雷阿岛，塔希提就呈现在眼前。

又过了几个小时，天幕上现出了黎明的熹微。船缓缓地驶近堤礁，朝维纳斯角开去，不久便进入帕皮提〔帕皮提位于塔希提岛西北岸，是法属波利尼西亚的首府。——译者〕水道，安安稳稳地停泊在港内。

初看上去，这个不大的岛屿并无任何美妙之处；比如说，根本无法与壮丽的里约热内卢海湾相提并论。我凝神注视周围景色，并没有想到要进行比较。这是一座山的顶峰；山体被远古时代的洪水淹没，只有山尖露出水面。可能有一家人漂流到此，落户生根，世代繁衍。与此同时，珊

高更
拿着调色板的自画像
1891年
油画画布
55cm × 46cm
私人收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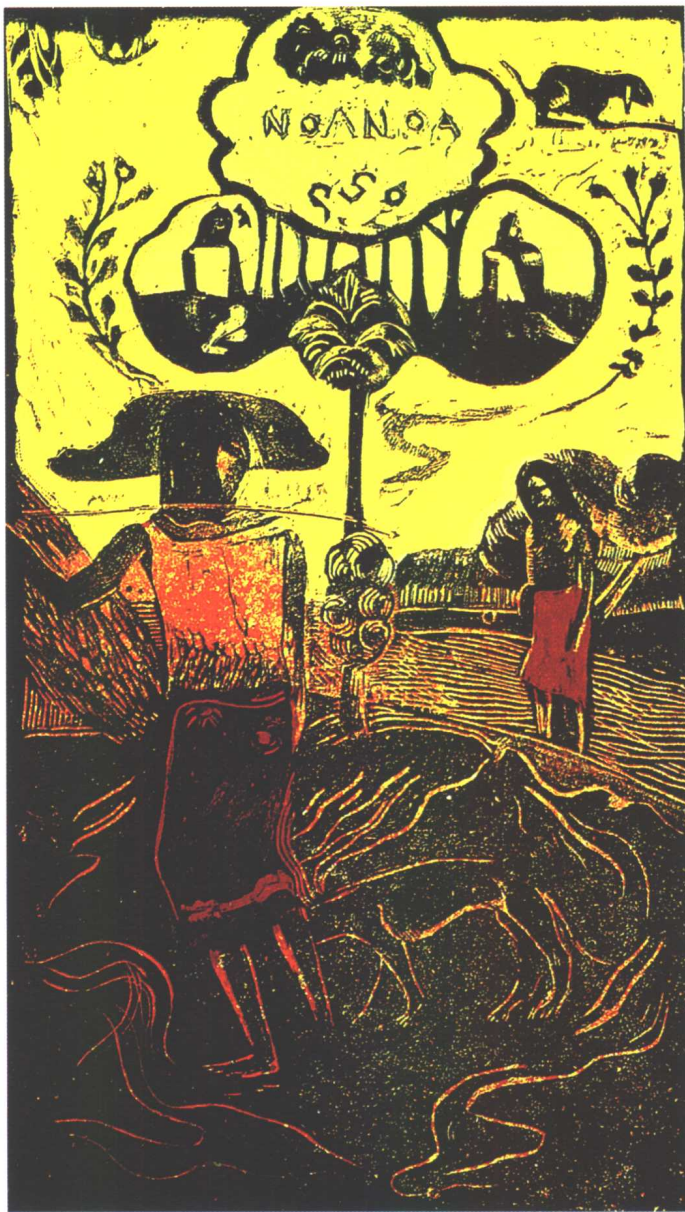
瑚也爬过来，包围了新的岛屿，并不断扩大地盘。小岛后来又有所延展；然而，它当初孤寂与缩约的格调并没有改变；大海的广袤更加突出了这一特点。

上午十时，我前往拜会总督，总督是个黑人，名叫拉加斯加德。他隆重地接待了我，好像我是一位重要人物。我之所以得享这份殊荣，是因为法国政府委托我执行一项使命；至于为什么选中了我，我也说不清楚。

这是一项艺术使命，是这样的。但是，艺术一词在这位黑人眼里不啻是间谍的官方同义语。我白白费了不少唇舌，他的疑虑最终还是没有消除。他身边所有的人也都跟着他犯了判断上的错误，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说的是实话。

过了不久，帕皮提的生活就变得不那么惬意了。本来

以为到了这里可以逃脱欧洲那一套东西；可是，殖民地冒充风雅的习气，以及幼稚而粗俗的模仿达到了不伦不类的地步，凡此种种把这里搞得比欧罗巴还欧罗巴。我来到这如此遥远的地方，追寻的绝非是这些东西。



高更
永远的芬芳
1891—1893年
木刻画

不过，一桩万众瞩目的事件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
其时，包马雷国王的病情恶化；大家都明白，驾崩的噩耗随时都可能传来。一种奇怪的现象越来越明显：凡是从欧洲来的，不论是商人、官员、军官或士兵，都若无其事，继续在大街上嬉笑、唱歌；而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则个个神态肃穆，三五成群地在王宫周围压低嗓子议论着。泊船锚地一片繁忙；蓝色的水面上，橙黄色的帆增加了不



高更
女子像
1891—1892年
水彩速写
17cm × 11cm
纽约私人藏

少，显得异乎寻常。阳光之下，堤礁线上，银白色的浪花急促地翻卷着。那是邻近岛屿的居民赶来守候弥留之际的国王，实际上是眼睁睁地看着法国人把他们的帝国完全吞并掉。上苍已经发出了警告，凶兆已经显现出来：每当国王行将谢世，落日的余晖里，某些山坡上会出现成片的深色地块。

国王终于停止了呼吸；遗体停在宫内，供众人瞻仰；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，礼仪十分隆重。

在灵堂里，我见到了王后；她的名字叫玛鲁，此时正用鲜花与布幛装饰大厅。这时，公共工程负责人过来征求意见，问我如何安排、布置才有艺术效果。我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抬手指了一下王后的身影。此刻，王后正以她毛利族人特有的审美本能，在她周围散布恩宠；她所触及的任何东西，顷刻间就变成了精美的艺术品。

然而，我那天对她的了解还很不完善。抵达后所见所闻与我当初的期待大相径庭，我大失所望，粗俗不堪的欧洲情调简直令人作呕。不过，那些欧洲玩意儿毕竟是新近的舶来品，在矫揉造作而使人厌腻的进口大杂烩下面，这个战败民族自身的东西并没有泯灭。这使人眼花缭乱，我就像瞎了眼睛一样，许多事情一时难以分辨清楚。

正因为如此，那天，在我的眼里，王后只不过是般的女人，已不年轻，体格富态，风韵犹存。可能那天她血液里的犹太成分占了上风。后来，我再次见到她时，才觉察到她那毛利人的魅力。显然，这一次，塔希提的血统压倒了一切。她没有忘记她的祖父、大首领塔堤。这给她、她的兄弟、她的家族一种威严庄重的性格与气度。她的身躯长得威风凛凛，像岛上的石雕，既宽厚又不失动人的风采。手臂像庙堂上的一对石柱，笔直、线条简洁；上身宽阔，往上逐渐变细。这种体态不禁使我联想起我头脑里的那个大三角形：所谓的“三位一体”。[基督教教义里，上帝分为

高更
做梦的人
1891年
油画画布
94.6cm × 68.6cm
美国密苏里州尼尔森·
安特美术馆藏



圣父、圣子（耶稣）和圣灵（或称圣神），是为“三位一体”。——译者] 有时，她眼睛的闪光里迸发出一种难以言传的激情的先兆。这种激情似乎一下子就能燃烧起来，立刻把周围的生活映得通红。当初大概就是这种激情使这座岛屿从大洋深处涌现出来，又在第一颗太阳的照射下长出繁茂的花草树木。

所有塔希提人都换上黑色衣衫，两天两夜不停地唱着哀悼颂歌和安魂曲。我似乎听到了悲怆奏鸣曲。

安葬之日到了。早晨六时就从王宫出发。仪仗队和当局的头面人物，一律黑衣白盔，当地人也身着本民族的丧服。每个区县的人集合在一起，依次行进。他们的首领手

执法国国旗，走在各自队伍的前头。整个行列黑压压的，形成一字长蛇。走到阿鲁埃县境，送葬行列停了下来。只见前面立着一座说碑不是碑、说牌楼不是牌楼的东西，与当时的气氛以及周围的植物形成了极不协调的对照。那是一堆珊瑚石，用水泥粘连在一起，说不出它到底像个什么。黑人拉加斯加德在此发表演说，不外乎是谁都说得出来的套话；有个翻译把他的话说给在场的毛利听众。然后由新教牧师讲道。最后，王后的兄弟塔堤致答辞。仪式到此结束，队伍解散，人们各自离去。官员们纷纷往篷车上挤，像是出门采购，该回家了。

大路上，人们踉踉跄跄，像溃退的败兵。法国人心情没那么沉重，率先变了调门。于是，几天来一直沉痛肃穆的人群，一下子又嬉笑喧闹起来。妻子挎住了丈夫的胳膊，臀部的肌肉不住地抖动，两只宽大的赤脚重重地踏在土路上，扬起股股灰尘。到了法乌杜阿河边，人群一下子散开了。这里那里，女人们躲到散乱的石头后面，撩起裙

高更
甘泉
1894年
油画画布
73cm × 98cm
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
物馆藏



裾，蹲在水里，洗濯她们被炎热和劳累所刺激的屁股和大腿。如此洁净之后，她们重新上路，向帕皮提走去。她们的胸脯都高高地向前隆起，乳峰尖顶处各缀着一颗贝壳；细薄的平纹布连衣裙下面，乳房柔软优美，像两头年轻、健壮的母兽。她们身上散发着一股混合的气味，既有动物的又有植物的，有她们血液的气味，还有她们头上戴着的梔子花花冠的芳香。“伊台耶——内伊——呃——美亚——诺阿——诺阿（现在，真香）！”她们一边走，一边谈论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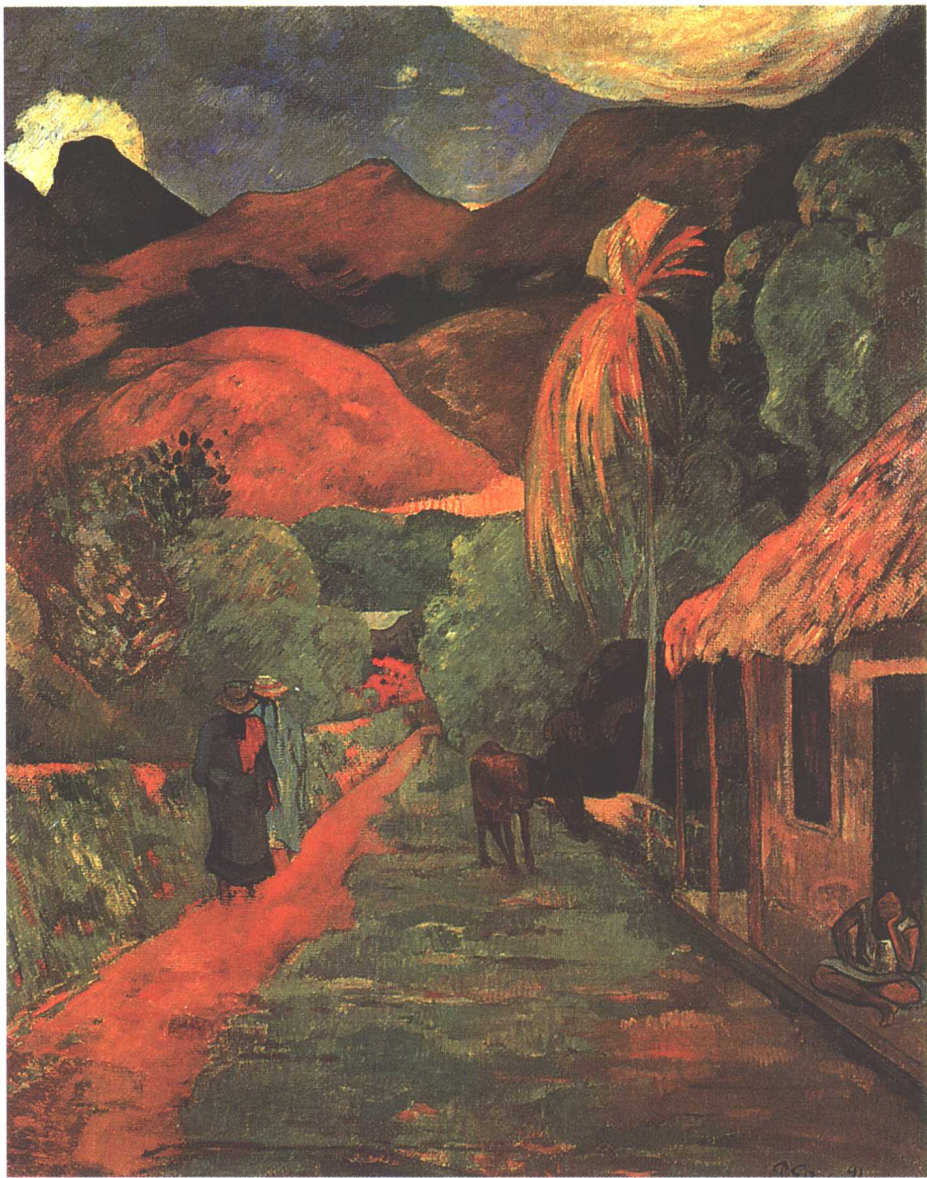
一切复归惯常的秩序。只少了一位国王。随他一起消亡的，是古老习俗与祖辈荣光最后的残留。同他一起，毛利人的传统也死去了。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。文明终于战胜了！它带来了大兵、贸易和官僚制度。

一股深深的忧伤笼罩在我的心上。跑了这么漫长的路，就是为了得到这些？这些我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？把我吸引到塔希提来的美梦被眼前的现实粉碎了。我爱的是原先那个塔希提。我怎么也不甘心接受这种说法：原先那个塔希提已被摧毁，这个美丽的种族竟没有把它往昔的荣光抢救出来一丝一毫。往昔是如此遥远，如此神秘；它的踪迹要是仍然存在，那该到何处去寻觅？独自一人，无依无靠，没有别人指引，能有所发现吗？能找到熄灭的灶床，在灰烬的中央重新点燃起火光来吗？

不管如何沮丧，都不能轻易放弃，我没有这个习惯。很快我就下定决心：不把所有的法子试尽，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决不善罢甘休！

走出帕皮提，远离欧化了的居民中心。我预感到，只有到乡间去，和土著居民完全打成一片，耐心坚持下去，才能够解除那些人的疑虑，从而获得真知。

一位宪兵军官热情地把他的车子和马匹借给我。于是，一天清晨，我出发了，去寻找我的茅屋。



我的女伴与我同行。她叫迪迪，英语说得不错，法语只能讲一点点。出发那天，她穿起最漂亮的衣裳，按照毛利人的习俗，在耳朵上插了一朵鲜花，戴上她自己用甘蔗纤维编成的小帽，小帽上除了一圈草编花环，还缀着黄橙色的贝壳。她的一头乌发松散地披到肩上。她充满了自豪

高更

塔希提的街景

1891年

油画画布

115.6cm × 88.6cm

西班牙托雷多美术馆藏



高更
跳舞
1891年
油画画布
73cm × 92.1cm
耶路撒冷美术馆藏

感：乘车出门，她感到自豪；长得漂亮、有风度，她感到自豪；做一位她认为有钱有势的男人的女伴，她感到自豪。此时此刻，她的确很漂亮，她所表现出来的全部自豪里，没有一点可笑之处，庄重的神情很适合在这个种族的脸庞上出现。漫长的封建历史，再加上他们对古代伟大首领的怀念，使塔希提人保存着一种骄傲与自尊的习俗。

她的爱情当然不无个人利害考虑，这我心里是有数的。对一个完全是欧洲脑瓜子的人说来，这种爱情，比起一个妓女的殷勤来，分量大不了多少。然而，我不这么看。她的眼睛、她的嘴，是不会骗人的。对于所有的塔希提女人，爱情是她们血液的成分，爱情是她们本性中固有的基本因素；出自利害考虑或不出自利害考虑，爱情总归是爱情。

一路平安无事，走得很快。偶尔随便聊上几句话，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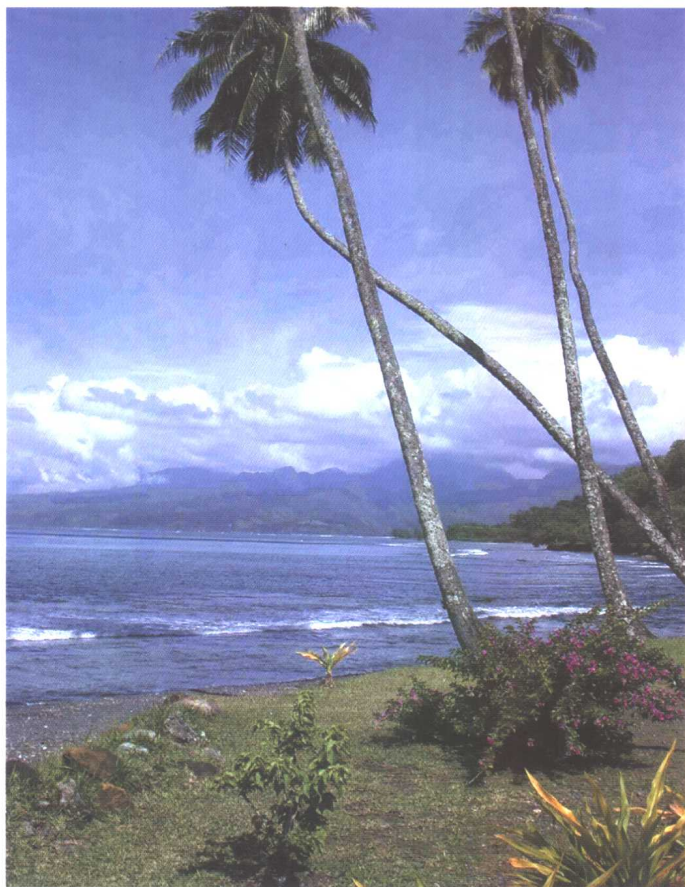
外便是默默地观察路上丰富多彩而又单调的风光。大海总是在我们的右边。海面上环列着珊瑚礁；浪头突然涌起，向礁石扑过去；浪与石撞击的刹那间，迸发出一股白色的烟雾，激越升腾。

中午时分，我们走完了四十五公里的路程，抵达了马达依埃亚县城。

我到处走了走，最后看中一座相当漂亮的草房，主人愿意租给我，他自己将在附近另建一座自住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们回到帕皮提。迪迪问我同意不同意带她去。

“你晚些时间再去吧。过上几天，等我安顿好再说。”我



塔希提岛的沿海风光